



08757

酌中志

自序

曩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
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
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
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
曩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
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
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酌中志自序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
能無恫乎言之可爲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枝止此
未敢侈爲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
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舊制凡內臣奏
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旣已
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
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以備
遺忘其曩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愼重冊
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



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淑世道蓋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竑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安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

酌中志自序

二 海山仙館叢書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纛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燉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入於醜釀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爲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敘正監蒙難第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庇奸旣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酌中志自序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衣非堦廡何以成樂向無沈灌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豈崔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卽不過欲報已一二私讐然實自三案之先發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虛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賈如臬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營第十二文書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
卽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
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
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
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容魏始末第十四
鈎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
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
文則永貞元雅文輔崑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
便覽刊列昭然騰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頗多
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
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
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耒耜
操爐鞴者惜鉗錘小技猶然况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
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酌中志自序

內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誥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序飲食好尚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齏
世俗恆情馴至於今更堪搯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混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混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酌中志自序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熒熒若愚拔之前列
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纍臣一介性命豈足干天地
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
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免
爰爰雉羅于羅若愚之謂也附纍臣自序第二十三

纍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

卷之一

憂危竝議前紀

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

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

卷之四

酌中志目錄

海山仙館叢書

恭紀今上瑞徵

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卷之十

逆賢擅政紀畧

卷之十一

外來線索紀畧

卷之十二

合家經營紀畧

卷之十三

酌中志目錄

本章經手次第紀畧

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卷之十六

內臣職掌紀畧

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卷之十八

內板經書紀畧

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卷之二十二

酌中志目錄

見聞瑣事雜記

卷之二十三

纍臣自敘畧節

卷之二十四

黑頭爰立紀畧

附

酌中志目錄終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會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蓋此書乃呂少司

酌中志卷之一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乃於參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

云云幸荷神

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會具有全文士紳僅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戚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彙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卽愀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儕異已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爲戈

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爲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彙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爲

酌中志卷之一

二海山仙館叢書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晚之辨冤續言並繳生光之續憂危竝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

鄭戚晚辨冤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治愛日召星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構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旣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藐翌日竒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爲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佛屏何君南子何行卽中主里婦尙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重刻閨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竒

酌中志卷之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中宮減膳卽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王扇搖國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咸覩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

者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土衡之手陽
爲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
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
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
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感主聽是誠
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祝頌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閻執命宋好弄權以促國短
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上以

酌中志卷之一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刻滅盡矣國
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
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冊名曰辨冤續
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
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
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子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
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
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爲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閏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酌中志卷之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
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
辭約真閨壺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
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
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
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
觀閩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
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
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闡鑑圖說跋

標名憂危茲議

東吉得闡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

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按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賊魄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胎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進先朝母后置太中宮何地且稱

酌中志卷之一

六
海山仙館叢書

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君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
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
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
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
肝義膽况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諧或曰國
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
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
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
自招何苦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
子今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
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
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
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
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
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爲况事尙
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
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唐闔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酌中志卷之一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府大興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卽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土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

冠婚宜舉卽此亟行尙以爲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圖說乃皇貴妃頌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尙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憂危竝議一書內云閨範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

酌中志卷之一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闡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匹彩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目所視夫十目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餽者爲誰受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
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
奇勛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
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歆
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
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
其大畧耳其間穢語晉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
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
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酌中志卷之一

十海山仙館叢書

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
上爲不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漫
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玉衡特遠臣
耳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
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
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
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
懸桃夭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
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草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斷
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
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共處
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
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方敢
冒死上干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閱範圍說是
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
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厮每以私恨之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彙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彙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
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
前查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續言一冊并姚思
仁所進開採圖說雜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
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
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秉
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
官馬鑑師明苗全及纍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
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原刊擡頭弁
之編首按憂危竝議偶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
識真耳惜呂公坤爲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
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訾議至此也萬曆
二十九年己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
至嘉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尙書廕一子入監
讀書

酌中志卷之一

古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一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關續憂危竝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官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酌中志卷之二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孰矣文則
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
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
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
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
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
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
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酌中志卷之二

一 海山仙館叢書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
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
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
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
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
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
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
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禍則規
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
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
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
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
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
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
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
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酌中志卷之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
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
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
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
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曾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爲東
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
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爲好
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
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巨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
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
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
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
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
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著在京各該緝
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
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卽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
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

酌中志卷之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尙被其誣枉何
況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
正罪人爲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徑執小節先求
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卽照舊安心辦事不
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眾
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
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爲書上有名各註
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
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
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
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
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
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
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
者東廠貼理刑閱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
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
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酌中志卷之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
訖同上 一宗俱語祕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
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
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
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
之人卽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
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
廟聖意亦頗爲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
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賊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采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
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捏名印造
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
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
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
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
風狂客者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錮資金寶明
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
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
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尙未膺冊
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
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
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
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自而乃規規於小侮
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
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
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鬻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噉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拔筆漫書晚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起視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成所赦回改名噉揚字寃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噉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卽燒毀今念

酌中志卷之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

云

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

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掄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爲實也先監炬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裏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臨闕千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
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
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
尉曹暲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
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
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
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
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
領將領準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
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
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
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
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
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
種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礮石施燎炬垂欄木備火油凡
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
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侯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瞰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

酌中志卷之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四分顯係窮賊所爲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著諭旨以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爲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緝紳一覽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噉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纍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酌中志卷之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噉其篇與弟噉生采已瘕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至寃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緝紳不使人心何時定乎寃僧達觀已瘕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家宰李戴書及

劄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拏奏幾累及其兄勳爵楊於楮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曠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曠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酌中志卷之二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爲欽奉聖旨事

云

臣等會看得曠生光巧圖詐陷之

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爲皇上
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
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
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
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
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
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
爲奉旨覆奏事

云

臣等看得曠生光妖書之逆情甚

確卽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酌中志卷之二

上海山仙館叢書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
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
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
國有成憲未敢擅爲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
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曠生光捏造妖
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
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傾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
湊處所有奏接的卽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
衛卽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曩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
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
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
者曠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爾久潛逃來京絕
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
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
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當此之
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
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上一拳拏定矢以公正明
允爲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
曠犯前罪况復鑿鑿可據其奴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
之妻妾子女衆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尙兢兢引荷花
兒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
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陲崔德爲指揮王一
鵬蔣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
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
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子廕
敘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見爨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竝議固鄭戚畹旣已刊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厯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塚鎖千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酌中志卷之二

古
海山仙館叢書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諛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卽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入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
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
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
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
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
卒逮至法場輪服無異辭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
郎徐買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
曰兒是寃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鬻割可也不然我必
爲厲鬼殺爾不聽竟鬻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

酌中志卷之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成門外麪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
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
此吁可懼哉又會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噉
犯旣頻經夾拶不能動擡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
是你作如何不招噉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
聲色愈厲噉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
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眾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
音菩薩說妖書是噉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呻
廟聞之亦大笑焉噉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
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讞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
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
皆曰妖書非讞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
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
頗廣妖書獄興卽托病不出及讞犯正法之後始敢出
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烏銃議車陣議
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
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尙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纍臣之
寃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
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
今同符總之纍臣幻視軀殼平視寃親了無些應驗是
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
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

去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爲東宮封皇三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酌中志卷之三

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曠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卽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懼忭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壽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爲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尙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尙者也康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尙

酌中志卷之三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卽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撒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卽怒罵咒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艷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卽逆賢亦不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
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
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
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
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卽宋太監晉辦膳
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絮裝入盒
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
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
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酌中志卷之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
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
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
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
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顧
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
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
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
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

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嗜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遂著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用金造銅甌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卽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疊臣之賤亦得於承貞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酌中志卷之三

四海山仙館叢書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甌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淨粳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甌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卽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固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卽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宮保倡修三案自認爲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鶴其聲如鼻頻來殿上嗚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爲之魂飛毛豎慄慄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

酌中志卷之三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伏法之禳祥也

酌中志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卽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卽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卽行朝母如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爲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有一近侍當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睿顏戚戚孺慕眵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娘薨

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卽首傳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妥妥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翁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濶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妥妥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諸臣劉鐘郭志義李志錡等親入恭闕無不贊嘆不然

酌中志卷之四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時日所限天寒暑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爲而爲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卽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卽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卽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祕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

大尾暫蓄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爲魚眈目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叩頭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慚者今上厲聲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

酌中志卷之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卽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尙逆焰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

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爲親信接
手後勁人也近開殂於鳳陽人咸快之逆賢薦好花木
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
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爲獻其
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
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尙此勉以霽色俯
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之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爲多司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

酌中志卷之五

一 海山仙館叢書

至今見之者每爲咨嗟嘆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准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扁聯之類卽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

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逐孫得秀溫祥周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爲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爲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災神廟傳旨著馮保私宅間住云神廟猶豫尙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沒馮保張大受

酌中志卷之五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楊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塋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卽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卹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閩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壘

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恆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儵然長逝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人爲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尙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寺評維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籍仍出李沂疏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宜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尙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塋於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廕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旣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

酌中志卷之五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閹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五老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王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總督東廠該孫暹等題爲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五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

酌中志卷之五

四

海山仙館叢書

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卽便查明都籍沒入官不許隱漏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淨軍看守牆鋪還家人張勲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勲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勅大審同曹御史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壞楨等數人咸瘐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

及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諭祭爲
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
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
一年選入由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
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
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
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官
灾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
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卽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酌中志卷之五

五

海山山館叢書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
者多以致部院履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
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云其二疏畧云臣

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
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蓋以
聖旨欽傳卽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已輒
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箠鎖致使
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
宜有哉且如近日因爭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官回祿咸

稱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
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卽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
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尙然可憫况又波及無
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
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犬馬
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神廟嘉納
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
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
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

酌中志卷之五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
田至乙巳八月卒塋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
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
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伸也成於嘉靖三
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
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嗜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
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
正月壬辰訛言口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
塞路城門爲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

歲爺寬懷如真有口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粧遂驚爲口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解救爲多成卒於庚戌秋塋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仲繼之秉筆李浚掌東廠矣仲碌碌苛謹廠體從此漸隳仲卒年餘神廟愼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官管事常雲獨力辦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菴僧處牡丹忽開一朶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爲寺中功德將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爲瑞焉受魏仲皆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監爲同年恩能書爲人坦率令之秉筆會復起掌印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

廠兼司禮監印卽率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爲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玉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爲之不寧承芳旣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自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

酌中志卷之五

八
海山仙館叢書

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內閣范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晉等亦充外衛軍初萬厯庚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掌東廠兼尙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閃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曾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宮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蔭爲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盧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燔先帝

旨發鳳陽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
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尙膳
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
廟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冉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
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
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燹等若干人亦皆
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酌中志卷之五

九

上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執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
卽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
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
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
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
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概時
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
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
尙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
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
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歷
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
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
監曰茲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
獄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
釋者而并蘇於熱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

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固圍有福堂
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
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
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
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
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
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
慙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
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瞽母倚

酌中志卷之六

二
海山仙館叢書

閭堪憐母旣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
與母訣駐聽爲伍桎梏爲親已微喘之奄奄迫夜臺之
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地
切紫宸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冠況朝鮮之役釋
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纍囚於言
官豈靳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關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旣未奉有明綸則從
熱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爲虛文
而法司壅闕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

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
二情罪已確應與衆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
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
鑒照不勝延佇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
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會
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
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
東司有斬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爲
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酌中志卷之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藉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
監晝夜憂思患疾沈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
孝兩失雖死於九原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
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
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况是欽定人
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
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
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爲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
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欽卹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况覩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固厚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欽卹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

酌中志卷之六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註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卽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袞喜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熹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曰

官闈疊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
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
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爲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
藹惻真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牖
之義焉官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
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
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

酌中志卷之六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纍臣敬
叙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酌中志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人派秉筆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龍正域李九我

酌中志卷之七

海山仙館叢書

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祕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札卽片紙隻

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籍惟歸德沈相公入閣卽具柬達先監先監卽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退荒幸甚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宋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擬票著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

酌中志卷之七

二

海山仙館叢書

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曰著賊罰庫查收其愼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誥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爲念多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卽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爲覽東廠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

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萬厯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跋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好善皆賴之

云

其畫也黯淡朽素之中神彩煥發世

酌中志卷之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鉢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兇狠獍惡睂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能贗爲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官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蓋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

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厯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菴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於墓道前曰勅葬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由廊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衙衙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

酌中志卷之七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曰清忠更給護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送葬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虞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云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陞常雲隨堂予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

能覆物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竝議後紀中及丙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卽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最愛周禮恆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

兩中志卷之七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對曰人臣卒給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名不朽何用骨爲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註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厯年間偶見坊間售有義經十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

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纍臣被常太監雲註誤整鑰又先年曾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史不可不買一部纍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交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交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繩

酌中志卷之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術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乎人未艾可知先監九歲選入萬厯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廡大金吾陳居恭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纍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厯辛丑纍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全君德卽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稍暇卽鼓琴歌詩或跣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口薄都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

酌中志卷之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馬登耗會審妖書會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厯塞上極爲敬服萬厯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爲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於口口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卽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車葢原委根因盧原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尙可言哉纍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襲君用御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

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
開原城西老未灣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
易曩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爲三年其地理邊
務民情風俗至今尙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脩邊
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荏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
馳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爲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口
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
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尙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
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餘制盡弛春秋兩班脩
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
恐山西更甚總之皆廢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
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
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
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曩臣幽繫
圓扉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
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
法之後遊魂爲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
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卽所

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曩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
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齷何以彰
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臚
列於首不憚覺聾

酌中志卷之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08757

酌中志卷之七終

南海譚瑩校

